

馆藏汉族传统服饰中的彩绘装饰艺术研究

高丹丹 民族服饰博物馆

一、彩绘概述

彩绘作为中国传统服饰装饰工艺之一,是指将一定细度的颜料与某种黏合剂共混制成浆料后,在织物、服饰上描画或敷印图纹,使其黏附于织物表面的装饰工艺。我国古代彩绘多采用天然原料或合成颜料加入一种或多种动物蛋白、天然植物类和脂肪类胶结材料后施彩作画。《尚书·虞书》记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就是指古人用会(既绘)和绣来装饰服饰上的十二章纹样。据《周礼·内司服》记载,皇后六服中“祎衣”上的装饰也是彩绘手法画上去的,这表明在早在周代时画绘已成为帝后服饰装饰的工艺之一。

关于彩绘使用的颜料,据文献记载和近年来考古发现,天然颜料中,无机矿物质多用红土、朱砂、雄黄、铜绿等,植物性颜料有藤黄、靛蓝,合成颜料主要有铅白、红丹、铁蓝、铬黄等。王弼先生在其著作《染缬集》中提到:朱砂染色工艺“自殷周战国直到两汉,数量品种不断扩大。朱砂着色不仅用于染刺绣丝线,也用于织锦染经,还用于绘花,印花,以及对整幅整匹的罗、绢浸涂染色。”^[1]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多件印、绘织物的现状来看,我国古人在当时颜料色浆的制备工艺、黏合剂应用等方面的技术已相当完备,使得汉代时色浆在织物上就已具有较高的固着力、抗水湿力和耐摩擦力。^[2]



印花敷彩纱丝绵袍（《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细节图（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其织造、印染与彩绘技术亦得到了飞速发展。1975 年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带有印花与彩绘的服饰共计 79 件，其装饰手法有单纯彩绘的工艺，亦出土了大量

凸纹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工艺。印绘相结合的方法部分代替了手工描绘，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为后来染织印花工艺的盛行奠定了基础。[3]



黄昇墓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
(中国丝绸博物馆 丝绸之路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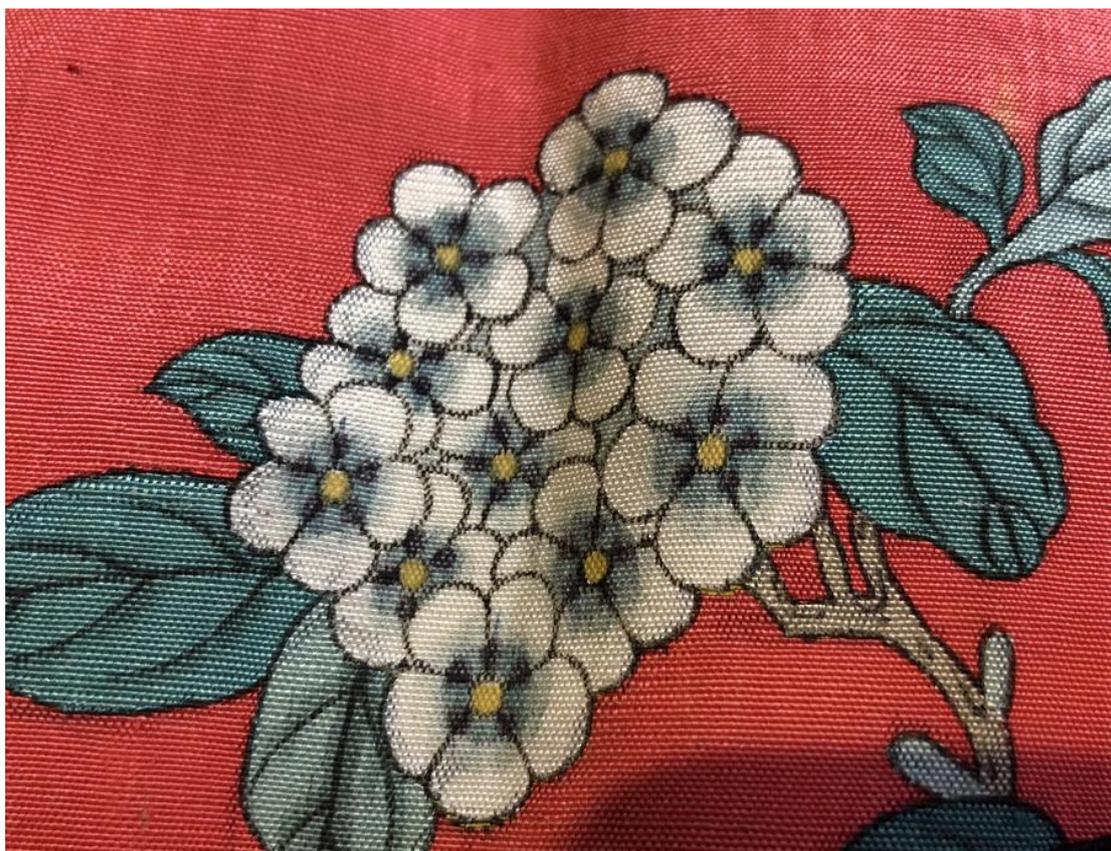


细节图 (中国丝绸博物馆 丝绸之路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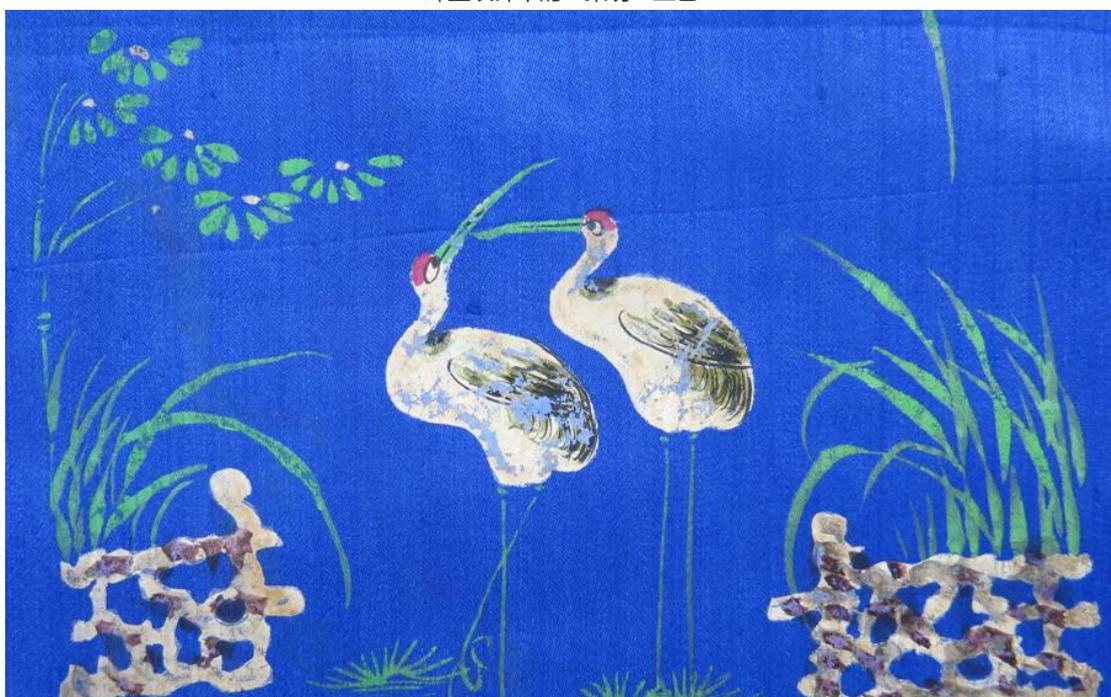
明清时期，彩绘作为一个独立的装饰工艺门类，与织、绣工艺共同应用于服饰装饰之上，其具体装饰形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在贴布绣、堆绫等作品中晕染贴布裁片及绫片，并使其颜色自然过渡的“染地”工艺；二是在局部单色刺绣之上点染绣线，表现图案内部颜色变化的“染绣”工艺；三是以绘画敷彩取代刺绣的“手绘”装饰手法，这种“以绘代绣”的装饰类型在明清汉族传统服饰的彩绘装饰中较为常见。



堆绫装饰中的“染地”工艺



缙丝纹饰中的“染绣”工艺



以绘画敷彩替代刺绣的“手绘”

由于彩绘颜料天然的特性致使其附着能力不及印染或刺绣的纹饰牢固，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及人为磨损而发生变化甚至脱落，且彩绘装饰工艺对制作者的绘画功底有着较高要求，操作难度较大，明清时期纺织面料上的装饰多以织绣、印染工艺为主，彩绘工艺则较少见到。

二、馆藏彩绘装饰艺术实例研究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清末民初汉族传统服饰、配饰中亦有彩绘工艺装饰的实例，其应用手法主要有绘画、印花敷彩、缣绘、晕染、线描等，装饰技法精妙，效果出众。

(一)馆藏编号 MFB001928 晚清紫色柞蚕丝彩绘袖边女棉袄，其两袖口背面黑棉布镶边上的花鸟纹样即是用手工绘画技法完成。根据两袖纹饰多处细节比对，发现其纹样结构虽然类似，但绘制的笔触多有不同，确定其为单纯彩绘的装饰工艺。



正视图



背视图



袖口彩绘细节

在纹饰绘制上，绿叶枝脉用墨绿色颜料单色绘制，花卉纹先用黄色颜料画出花蕊与内层花瓣，后用紫、蓝色颜料分别画出外层花瓣，再用黑色、蓝色颜料勾勒出内外层花瓣的筋络，层叠铺就，色彩层次明显；禽鸟纹先用肉粉色颜料绘出底纹，后调配色浆，在底纹上辅以浅绿、浅粉、浅黄色颜料进行渐变晕染，丰富禽鸟纹羽色彩，最后根据结构的需要，黑色颜料浓笔逐勾勒出黑色眼睛、翅膀、尾部的轮廓和肌理，色彩层次明亮多彩。整个袖口彩绘将叶脉、花卉、禽鸟纹饰形成了色彩明度、纯度的阶梯式变化：墨绿色叶脉与袖口黑色底布融为一体，蓝、紫色花瓣与衣身面料的紫色色相呼应，黄色花瓣与禽鸟纹色彩鲜亮，有点睛之意。精巧、细致、明亮的袖口彩绘装饰与衣身紫色面料的粗犷、质朴、沉稳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绘制者深厚的绘画功底和高超的审美意味。

袖口彩绘细节



袖口彩绘细节

(二)印花敷彩工艺是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将印花工艺与彩绘相结合,是古代装饰工艺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印花工艺用模具批量印染的形式代替了费工费时的图案底纹逐一手工描绘的过程,不仅提高了工作的效率,还能使底纹呈现出整齐划一的效果,而纹饰中较体现艺术效果的部分则依旧用传统的手绘方式表现,亦保持了彩绘装饰的神韵和特点。

馆藏编号 MFB000544 晚清深毛蓝色柞蚕丝彩绘绣边女袄,其两袖袖口棕色棉布上的水禽花卉纹布局完全相同,且绿色枝叶印染的色彩有整体错位的现象,应为印花与彩绘工艺的结合。



正视图



背视图



袖口局部

因袖口棕色底布颜色较深,推测在纹样绘制时先用较稠密且覆盖力强的白色颜料统一印出纹样的外轮廓,后在其上用较轻透的绿色颜料覆印枝叶茎脉,用蓝色、紫色颜料覆印花瓣、动物纹羽等,最后用笔勾绘蓝色花蕊、花瓣茎脉的线条。这样多版分色印花加工的方式既丰富了纹饰色彩的立体感和层次感,白色底纹的印制又强化了色彩的亮度和饱和度。



袖口彩绘



袖口彩绘

显微镜下观察可见其涂料色浆细腻，覆盖力强，将纱空封闭或填平，纹样有凸起，具有一定的厚度，紫色花瓣处亦有溃版现象，应为雕版镂空印花敷彩的工艺。

（三）缂绘，即在面料已缂织好的图纹上面加饰彩绘。一般基本底纹和主体图纹用缂丝工艺表现，纤细或特定部位使用彩色晕染或勾线。缂丝面料的制作耗时费力，过于细致的局部图案靠频繁变换纬线来实现的难度极高，缂绘结合的方法可以在缂出的色块之内以手绘增加细节，既省时省工，又丰富了纹饰色彩的层次、使细节更加精致。

馆藏编号 MFB001561 清末石青地缂丝金墩兰纹挽袖女褂，其白色挽袖部位缂绘人物景致纹。其中人物面部的五官细节、衣纹的装饰、植物的枝干叶脉、山石的肌理、池塘的水波等均为彩绘晕染后再勾线表现，其晕染色彩逐层渐变，晕染笔触走势讲究，细节描画精致入微，轮廓勾勒线条流畅，整个画面虚实相应，体现了缂绘装饰工艺的完美结合。



正视图



袖口细节

(四) 馆藏编号 MFB009102 油布彩绘童子戏鸟纹学童包、MFB009101 油布彩绘荷花纹学童包，两包体正背两面的装饰纹样均由彩绘晕染工艺完成。相较于前面几件服饰彩绘纹样的规矩与严谨，童包彩绘纹样的颜料设色更通透，色彩晕染层次更细腻，纹样造型更质朴，纹样题材的选用及组合上也更灵活。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童包底布为均匀涂刷过白色颜料的细棉布，白底更容易着色、显色，故晕染效果较为突出；其次是因为装饰主体为单件小饰品，彩绘纹饰与色彩无需考虑与服饰主体的相互关系，因此绘制起来更加随心所欲，装饰风格也就更加灵动多样。



MFB009102 油布彩绘童子戏鸟纹学童包



细节图



MFB009101 油布彩绘荷花纹学童包



细节图

(五)白描，中国画技法名，是以淡墨勾勒轮廓或人物而不设色，突出线性装饰的绘画技法。馆藏编号为 MFB000426 民国白缎手绘琴棋书画黑边双面荷包，长 14 厘米，宽 12.5 厘米，荷包以白素缎为底布，黑色绣线锁边。袋盖两面分别绘制“琴棋书画纹”、“童子花卉纹”，袋体绘制佛手、葫芦、蝙蝠纹，寓意吉祥。纹饰装饰采用手绘白描线稿的形式，运用勾线的轻重、浓淡、粗细、疏密、长短、曲直等笔法的运势和变化来表现纹饰的形态、动态、质感等，线条流畅有弹性，纹饰主体轻松随意。整体来看，荷包纤细灵动的白描纹饰与外缘黑色刺绣锁边形成了虚与实、轻与重、活泼与庄重、发散与归拢的对比，装饰效果素雅、含蓄。



正视图



背视图



细节图

三、小结

通过相关文献及馆藏实物的研究可见，彩绘装饰是清末民初汉族传统服饰装饰艺术中的特色组成部分。但由于当时天然绘画材料的特性及局限性，纹饰颜料极易受到外在环境的污染及人为因素的磨损，纹饰的稳定性及牢固度无法与织绣类纹饰相比。因此，清末民初时期彩绘装饰工艺已较少应用到服饰装饰上。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千余件清末民初汉族传统服饰，有彩绘装饰的服装、配饰数量很少。以服装装饰为例，在装饰位置上，衣身大面积彩绘装饰的情况未见，而多用于袖口、门襟等小面积边缘部位，推测是因为在服饰穿用过程中如遇边缘纹饰磨损严重的情况，还可拆卸后更换新的边饰，不影响服饰整体的穿用和美观。这与服饰所处年代、服饰款式、着装者身份地位等因素有关，也体现了古人服饰制作及穿用的整衣性和惜物观；在装饰风格上，彩绘纹饰的格式较固定，题材均为花卉禽鸟纹，以竖向分段小景的形式呈现，以左右对称或相同的形式装饰于袖口之上，画风严谨；在绘制手法上，以线条勾勒为主，小面积平涂块面为辅，通过不同颜色的层叠覆盖来增加色彩的丰富性，所用颜料较浓稠、厚重，色彩覆盖力强；彩绘纹饰配色与风格多与服饰本身所呈现的典雅、大方的气质相呼应协调。

此时期汉族彩绘装饰艺术更多的应用于荷包、云肩、儿童围涎、门帘挂坠等小件饰品的装饰上。相较于服饰彩绘来看，配饰彩绘的工艺制作方法更加多样，或独立呈现，或与刺绣、堆绫、贴布绣等装饰工艺相结合；绘制时有单色、多色、白描、晕染等多种形式；纹饰布局与配色自由随意，纹饰题材更加丰富，有花鸟纹样、戏曲故事、吉祥图符等各种吉祥纹样的组合使用；材料多用如绸缎、棉布类平服、光滑、易着色固色的白色面料做底，颜料轻薄、通透，体现的艺术性更强，呈现出绚丽多彩的装饰风貌。而白描、晕染技法的应用也体现了服饰艺术与绘画艺术之间的相通性。



馆藏彩绘堆绣齿状垂挂



馆藏白地人物花鸟手绘领圈

汉族传统服饰彩绘装饰艺术和制作技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些传统的制作工艺却因

各种原因逐渐衰落，很多手工技艺面临或已经失传，我们的研究只能从考古发掘的文物及博物馆留存

的传世实物上探寻古代技艺的精妙。如何留住民族文化的璀璨精华与宝贵技艺，做好传统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是我们这代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严峻问题。

参考文献：

- ①王弼，《染缬集》，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2014年10月第一版，P46，[M]。
- ②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73年10月第一版，P57，[M]。
- ③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3月第一版，P115，[M]。